

今人作词，好巧立名式，古人亦或有之，此最无谓。盖虽极小之词，未有不可摘二三字为名者，而彼作某、此作某，不徒迷人，亦以自迷。况知之者一望而知，不知者本是不知，即使人人信以为另有此调矣，于作者有何益处，有何趣处乎。

余以为《蓁斐轩韵》本太宽，只宜制曲，不可作词。如「不」字，作平则可，「合」字作平，韵书无之，不可也。而万红友独遵之，故其着《词律》，注仄作平甚多。更可怪者，通首押仄，而曰可作平声读。然则通首用上去入作成一词，曰但读入声作平，自然协调，可乎，此惑之甚者也。况一体而有平有仄，其长短句读虽同，其平仄音节迥别，红友特未察耳。

乐笑翁词，清空一气，转折随手，不为调缚。丽不杂，淡不泛，斯为圣乎。余谈古人词，惟心折于张、姜两家而已。

读词之法，心细如发。先屏去一切闲思杂虑，然后心向之，目注之，谛审而咀嚼之，方见古人用心处。若全不体会，随口唱去，何异老僧诵经，乞儿丐食。丐食亦须叫号哀苦，人或与之，否则亦不可得。

柳词与曲，相去不能以寸。且有一个意或二三见，或四五见者，最为可厌。其为词无非舞馆魂迷、歌楼肠断，无一毫清气。

言情之作易于褻，其实情与褻，判然两途，而人每流情入褻。余以为好为褻语者，不足与言情。

迷离惝恍，若近若远，若隐若见，此善言情者也。若忒煞头头尾尾说来，不为合作。竹垞先生《静志居词》，未免此病。

玉田云：「词有一二警句，便通首看得起。」此言诚是。然亦须通首衬得过。若有一句落腔，一句不妥，瑕瑜互见，非尽美之作矣。

坡公才大，词多豪放，不肯剪裁就范，故其不协律处甚多，然又何伤其为佳。而《词综》论其赤壁怀古，「浪淘尽」当作「浪声沉」，余以为毫厘千里矣。知词者，请再三诵之自见也。夫起句是赤壁，接以「浪淘尽」三字，便入怀古，使千古风流人物，直跃出来。若「浪声沉」，则与下句不相贯串矣。至于「小乔初嫁了」，了字属下，更不成语。「多情应笑」作「多情应是」，亦未妥。不如存其旧为佳也。

柳七词中，美景良辰、风流怜惜等字，十调九见。即如《雨霖铃》一阕，只「今宵酒醒」二句脍炙人口，实亦无甚好处。张、柳齐名，秦、黄并誉，冤哉。

吾乡朱竹垞先生自题其词曰：「不师黄九，不师秦七，倚新声，玉田差近

。」余窃以为未然。玉田词清高灵变，先生富于典籍，未免堆砌。咏物之作，尤觉故实多而旨趣少。咏物之题，不能不用故实。然须运化无迹，而以虚字呼唤之，方为妙手。

本朝词家，我推樊榭。佳？虽不多，而清高精炼，自是能手。

孺人素性澹泊，不习纷华，历数十年如一日。生平吟咏，每诵古人言情之什，辄歌哭以当之。故所作诗类多商音，其于词也亦然。余既刊其词稿，复检得词话一种，附录卷末。兵燹之余，多遭散佚，存者止此十一。右十二条中，未免持论有偏执处，恐不为填词家所许。因欲存庐山面目，不为增减一字。览者披其文，亦可得其概矣。同治戊辰二月，戚士元识于鹤砂暑斋。